西莊始存稿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

洪範後案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論語允執其中謂此也

按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

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蔡傳從朱子以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非是說詳上文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敷宋世家作傅古字通用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傳曰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正義曰

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傳曰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正義曰人皆有善性不能自成須君教之君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民乃于君取中

錫汝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史記集解傳曰與君以安

中之善言從化正義曰保訓安也旣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從君化也

按民之於上而言錫者呂氏曰錫上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之謂是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比毗志反

傳曰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

按建其有極而斂福敷錫者君之所以幸民也

于汝極錫汝保極而無淫朋無比德以作極者民之所以從君也君民之所以相與者如此君則有諸已而后求諸人民則無面從而退有後言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也此至治之極惟唐虞之黎民於變時雍足以當之然經言建極而曰斂時五福五福者五事之所致則人君欲建極者仍不外五事求之蓋敬用五事乃建極之實也由修已以敬而至于安百姓則堯舜猶病矣蓋其功始于踐形而其效至于賛化育而與天地參也自此以上爲皇極之

第一節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協作叶罹作麗皆古今字耳釋文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好呼報反又正義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今考宋世家亦無德字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傳曰民戢有道有為有守汝則念錄敘之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

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使其身有道德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爲官也不合於中不罹於咎是中人已上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安汝顏色以謙下人此不合於中之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汝則予之爵祿以長進之則是人此其

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湼與之俱黑信矣

按此節只當分作兩等人說上等人則念之中等人則受之而假以顏色引納其言且錫之福以誘進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只是中人正義以爲中人以上者非是至蔡傳又以自言予攸好德者別爲一等人非即不協極不罹咎者陳師凱承其說遂以此節爲共分三等尤非而康而色傳正義指君言蔡傳則指民言謂即民之好德而有安和之色者不知兩而字即下文而

邦其昌有好于而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之而如蔡說則而字不可解矣王氏天與云而汝也當依孔注指武王言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掖之則人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此說是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釋文無虐馬本作亡侮煢岐爲反畏如字徐云鄭音威按宋世家作毋侮鰥寡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亦作毋侮鰥寡疑皆與馬本同當係古文本如此但鄭本無考今姑仍晚晉本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傳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

法畏之正義曰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

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

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按揚雄解嘲有高明之家鬼瞯其室之語則馬

及傳說其來久矣然畏鄭音威繹其說似與馬

異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此人臣之特操而非人主之盛德也人主至尊

挾其力以茹剛吐柔則偏而不中矣蓋煢獨者

勢力孤弱之人高明者才智出衆之士虐煢獨

闇主之事而威高明英主之敝也若能于二者

並無之則平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釋文其行如字徐下孟反）

王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傳曰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如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

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于見知必當行自進益國其昌矣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非徒與官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彼喜于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紀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按正人蔡傳以爲即康誥惟厥正人謂在官之

人此說迂曲此經上下所言臣民皆指其德不指其官何獨于此正人而以爲官稱乎說見康誥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史記集解傳曰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無好德謂性不好德之人定本作無惡誤耳

按旣陳正本出治之要遂言作人用賢之事蓋

人才國家之最急而取人君道之至切者也才德兼優之士斯爲上選固當念兹在兹矣其餘不合中道而未至爲惡者亦必廣爲收羅口雖慕善而行未克踐者亦必曲加誘勸煢獨則勿恣其陵虐而俾之各遂其生高明則勿逞我嚴威而務使各獻其技有能有爲者既登于朝矣事權不屬才能何以自見故必進其行而委任以政事正直立身者既授之爵矣恩紀不隆正人猶將遠去故必富其家而曲得其歡心蓋其于人才也博以收之無所不納寬以受之無所

不容如天之覆幬萬物焉誘掖獎勸以成就之

委曲鄭重以隆禮之如地之生殖萬物焉惟無

好德之人天性爲惡不可化誨爲聖世之所絕

苟非是族則無不養而用之也自此以上爲皇

極之第二節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 頗今本作陂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按新唐志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冊府元龜天寶三載勅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于微言實欲暢于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愄

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盲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文苑英華亦載此勑云是孫逖所草但陸德明釋文成於貞觀本別自爲書後人取而散入注疏本文之下陂音秘云云乃後人所加陸氏本無也顧氏炎武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莪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恨平都相將君碑感蓼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莪也衛尉卿衛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儀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莪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嘉

柔嘉久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黄澤謡黄之陂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元經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勅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音俄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捎勁風將等於三儀始與枝雌知斯爲韻顔氏此說是也今改正

傳曰偏不平頗改正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馬曰作以意增好私好也傳曰言無有亂爲私好

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

按王氏應麟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無作惡韓非謂先王之法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釋文平平婢緜反按說見堯典

鄭曰黨朋黨史記集解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傳曰言所行無反道

不正則王道平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史記集解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按此二句鄭注當與五事之肅又哲謀聖參看蓋能會聚有中之人用之則必能會其有中而行之已在先矣臣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則天下

皆歸其有中葢可知矣鄭說足以該傳義

又按建極之道首二節已盡此節皆作韻語不過就執中之義而反覆詠歎之偏陂反側之胥泯作好作惡之盡絕則立德歸于至純而用情要于悉當至于君臣上下咸以一中相爲感應而王道成矣自此以上爲皇極之第三節

曰皇極之敷言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傳曰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敎

按馬說非也傳是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

按訓宋世家作順與傳說合蓋訓古通馴徐鍇曰訓者順其意以訓之故得爲順馬以上訓爲教下訓爲順連文異解非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

按極之敷言猶云協于極之敷言焉以極爲盡極傳以極爲中心極即皇極而紛紛異解皆非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近附近之近

王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傳曰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

按王孔訓近爲益說文近巨靳切附也从辵斤聲增韻親也近之也若指遠近定體則巨謹切別爲一音毛晃曰凡遠近之近上聲附近之近

去聲附近有傅益之義論語附益之是也故近
得爲益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
天下所歸往傳曰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
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按王注政教務中釋皇極之敷言三句義民善
是用釋凡厥庶民四句義蓋建極雖本躬行要
亦不廢言教惟言皆常道則天人順之易文言
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

況于人乎是也然猶不敢予聖而集思廣益俾庶民皆得敷言入告曲垂采納以附益其光明其虛懷樂善不自滿假又如此則信不愧作君作師之任矣自此以上爲皇極之第四節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屋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此傳浮泛不足取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中平之人史記集解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按傳解正直穿鑿無理鄭說是也前正直以王

道言此正直以人言其實一耳蓋皇極之道原以正直爲主此三德一疇乃聖人爲治通變之道以剛克柔克與正直調劑用之所以補皇極之所不足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史記集解）剛則强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詩正義四之三）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馬曰克勝也傳曰剛克剛能立事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釋文爕息協反

鄭曰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爕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爕和也釋詁文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而用之王肅意與孔同鄭元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

按三德鄭以爲人臣者蓋天子無職用人其職
而天下之人才質不齊大約有此三等故隨其
時地所宜用之若人君自有此三德而隨時以
協于極此義已在皇極一疇中矣鄭說是也以
上爲三德之第一節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潛左傳史記並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
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
以德懷也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
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

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正義曰文五年左傳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按馬說非是傳據左傳亦微誤左傳甯嬴引商書云云杜預云沉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據杜意是言滯溺之人易至優柔故須以剛自克亢爽之人易爲剛斷故須以柔自克承上文言彊弗

友變友各有所宜人君既已因其時地而用之又言出治之人當使自治其氣質而矯其偏以歸于中正詩所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也彼文又云天爲剛德云云者彼乃甯嬴因陽處父性質純于用剛必當罹禍故言天猶順四時之序而不違況人豈可剛愎自用如此耳傳因此遂以高明爲天沉潛爲地又生出臣正君君納臣支節尤爲贅設皆非是乎康正直三句言用人之有道也沈漸剛克二句言敎人以自治也二者相因以育材而致治若洪爐之在鎔大匠之

築室聖王經世宰物之機權備于此矣以上爲

三德之第二節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釋文辟徐補亦反

鄭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史記集解此凡君抑臣之言也公羊正義十七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玉曰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傳曰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

按釋文引張晏漢書注云玉食珍食也又按釋詁云辟君也天子諸侯之通稱詩相維辟公諸侯也載見辟王天子也故馬王皆以辟兼諸侯

漢書注引韋昭亦云諸侯得備珍異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文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

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公羊疏）馬曰忒惡也王曰大夫稱家傳曰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按權不致下移禮不敢上僭然後上下分定而張弛時措之宜鼓舞裁成之妙惟大君之所運用以成執中之治倘威權旁落名分顛倒尚何

德之可行哉以上爲三德之第三節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圛今本作驛釋文云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衍以淺反按霽宋世家作濟蒙作霧徐廣云一作被驛作涕徐云一作洟裴駰云尚書作圛忒作貣裴引鄭注與今不同者濟圛霧貣鄭周禮太卜注引此五兆之文與今不同者濟圛蟊尅而皆以驛在蒙之前繹此經正義之說則鄭王本皆以蒙爲雺驛爲圛爾雅正義五卷引鄭讀亦云雺聲近蒙又詩齊風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云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洪範卜兆有曰圛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合而考之霽濟克尅忒貣皆古字同用耳若蒙之爲雺爲蟊又爲霧爲被圛之爲弟爲悌又爲涕爲洟則皆聲之轉也若改爲

驛則其義全別乃晚晉本惟此一字必不可不從鄭改正其餘雖亦當以從鄭爲是然古字叚轉假借鄭周禮注所引與書注已自不同況龜法久亡無由質其是非姑仍今本可也又按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卟疑古今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陟盈切𠧪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𠧪从卜每聲荒內切今考鄭本皆作稽作悔而正義以悔與晦同故亦不改又按宋本賈昌朝羣經音辨引鄭讀濟才禮切與釋文音子細反者不同當改從之若宋本集韻引劉音蟊音茂茂之爲蒙則正聲之轉耳

鄭曰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卜五占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

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

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

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周禮正義二十四引作兆之光明如雨止）圛者色澤而光明也（正義作言色澤光明）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正義作氣澤鬱鬱冥）冥（周禮正義二十四引作氣不澤鬱冥）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正義作如雨氣色相侵入）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史記集解）

馬曰占用二占筮也王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傳

曰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雨龜兆形有似雨者霽有似雨止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筮之數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灼龜爲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詩云零雨其蒙蒙是闇義故以蒙是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疏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也克謂兆相交錯蓋兆爲二拆其拆相交也今之用龜其兆橫

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爻從下起下體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言下體是其正悔之言晦晦是月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言正見上不正上言終見下爲始也卜五占用二衍忒

孔不爲傳鄭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占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

按蒙圛傳作驛以斷與連相對鄭作圛以明與闇相對驛古文作弟或誤爲涕而司馬貞遂云涕泣相連之狀不但非鄭義而傳以驛爲不連索隱以爲連正與相反乃妄說也克傳以爲兆相交鄭以爲色相侵王皆與傳同鄭是也齊詩載驅首章言齊子發夕次章言齊子豈弟則豈弟自當爲發

夕之類此本刺文姜會齊襄公行淫亂之事豈得加以愷悌樂易之美名故鄭以豈爲闓弟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往會襄公此古義也圛訓明正與蒙霧對晚晉人妄改爲落繹以對蒙不知蒙暗豈得但解爲連落驛即絡繹詩會同有繹是也豈得解爲不連祇因說文以圛爲升雲半有半無遂誤附其說而妄改說文圛回行也从口睪聲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羊益切按此所引今書無之不知古篇中何篇之文也不知日初升而雲半有半無正是光明之狀豈爲不連乎克

勝也易曰大師克相遇春秋書克皆爲侵伐並無交義亦當以色相侵爲確卜五占用句言卜也二衍貞句言筮也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演也合天地之數演而用之十有八變而成卦衍數所以立卦也故鄭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貳馬王與正義說皆非是

又按項氏謂雨水霽火蒙土驛木克金蔡傳又以爲蒙木克土驛金胡氏渭駁云以五兆配五行起自後世非古法也孔疏但舉今法以相況曰不知同異如何未嘗以稽疑之五兆分配五

行也周禮占人疏亦云兆之璺縱橫其形體象如金木水火土凡卜欲作璺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此亦舉今法以相况未嘗以雨霽蒙驛克相配蔡傳率爾附會殊覺鹵莽

又按胡氏渭曰朱子語錄云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蔡傳宗之曰内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遇卦爲

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程迥云
貞屯悔豫皆八葢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
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
卦皆爲八國語韋昭注亦内外卦之説與蔡傳
不合愚謂貞屯悔豫朱子以本卦屯爲貞之卦
豫爲悔故其筮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
彖辭據司空季子之占兩建侯以立法也此猶
可通獨皆八二字則其義有不可通者葢惟純
坤六爻不變乃可謂皆八若屯之豫則本卦初
四五皆變有九有六之卦四亦是七安得云貞

屯悔豫皆八乎今考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震動遇坎坎爲險阻閉塞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嘗以此傳與注思之春秋傳凡言筮所得卦必曰遇某之某如遇觀之否則占觀六四爻辭遇大有之睽則占大有九三爻辭是也而此獨不然

曰得貞屯悔豫故韋注以爲得此兩卦震在屯
爲貞在豫爲悔解甚明確或云本卦屯爲貞之
卦豫爲悔非也信如所釋則當曰遇屯之豫矣
其專言震者何也長子主器有侯象公子筮得
國志在建侯故獨有取乎震也其曰貞屯悔豫
皆八者韋注以爲兩卦震二陰皆不變然所得
無之卦筮史槩云爻無爲司空季子亦占二象
則似兩卦六爻皆不變而此獨言震二陰者欲
成乎其爲君喜震體之不變也古者占大事不
嫌再三金縢連卜三龜易有初筮原筮原再也

猶原蠶之原得國大事公子用原筮故旣遇屯又遇豫也昭七年衛人筮立君亦用原筮其占亦皆主震初筮元遇屯其象曰利建侯再筮孟縶遇屯之比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縶足不良弱行史朝以利居貞當之曰弱足者居而以利建侯屬元遂立靈公由是觀之貞屯悔豫其爲再筮得兩卦而非遇屯之豫益明矣

立時人作卜筮

鄭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史記

非辨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儀禮正義十二）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史記集解）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

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考工記云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郊特牲云夏收殷哻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元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旣鈞故從衆若三人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旣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

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按胡氏渭曰林氏之奇云儀禮士喪禮凡卜日卜人先奠龜西塾上有席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宗人之于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是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林氏又云三兆三易論者以爲夏商周然劉氏彝云九疇夏書也周末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則此說非也杜子

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之兆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黃帝之易周易神農之易蓋自有卜筮以來相傳有三法故所占必歷三人也林說似有據然周易爲神農之易矣而原兆則杜亦以爲周之兆也此豈箕子前所有乎蓋用一人占恐其或有私見而所占未當二人則一吉一凶將安所適從惟用三人則皆吉皆凶無論一凶二吉則爲之一吉二凶則靜而不作是爲善鈞從衆未必兼用三代之法而三人各占其一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鄭周禮注引此謀及庶人人作民正義于下節云變庶人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言民見其同竊疑鄭本照作庶民正義乃衍說耳今姑仍其舊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傳曰將舉事而汝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正義曰謀及卿士以卿爲首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

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决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人主爲一又總羣臣爲十也

按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所謂謀及庶人者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逢從夆如馬解則從夅

馬曰逢大也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正義曰此必

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

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

爲先下三事亦然

按逢不必從焉作大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

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史記集解正義曰此皆

三從二逆除龜筮外汝與卿士庶民三者各爲

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

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史記集解傳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正義曰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智等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龜實長也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

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
河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
逆龜筮並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君與
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筮從之理也
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後卜鄭元云筮之凶
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
爲筮用三代之占三占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
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
决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
止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周禮經文未必孔之

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更爲卜筮若吉凶未决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先筮後卜春秋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按蔡傳云有龜從筮逆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此說非也短長之說乃權詞正義已駁夫蔡復掇拾殊屬支綴古大事兼有卜小事徒筮而已易道彌綸天地豈有筮小龜大之理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史記集解傳曰龜筮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

按稽疑一疇分爲二節自衍貣以上先列卦兆之名目自此以下備論卜筮從違之宜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釋文暘音陽

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禮記禮器正義

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詩正義十五之二

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

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潤物暘
乾物風動物也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歳成焉是暑長物寒成物也釋
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煖爲一故
傳以煖言之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
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
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明是燠也惟
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説五事致此五氣
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
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

明是謂不晢厥罰恒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順時爲休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按胡氏渭曰曰時兼有不時意來備以敘時也極備極無不時也此古人立文之體又按蔡傳

于此引吳仁傑說雨爲水暘爲火燠爲木寒爲金以証貌水言火視木聽金之說其說非是辨已見前又以稽疑雨屬水霽屬火証雨之爲水暘之爲火則更妄矣卜兆分配五行乃蔡氏妄造正義明云後世龜法有五行不知與此五兆同異如何蔡乃以已之妄証其妄不可從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釋文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柱反按書傳會選云古文蕃無但作無音武而有無但作无亡後人既以無爲有無之無故此經今文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作橆註引書作庶艸蕃無無即橆字後人省雨木爲四點也當從說文按此說是也但鄭本無可考姑仍

之

傳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正義曰廡豐也釋詁文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正義曰此致上文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釋文咎其九反）

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若順也（公羊疏詩正月正義）傳曰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正義曰此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對敬故爲慢

按恒若極備凶也恒雨無暘恒燠無寒言極備則極無可知

又按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鄭元注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說曰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顏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厥罰恒雨（鄭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說曰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南齊書志曰下不敬則上

無威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厥罰常雨時則有服妖鄭曰服貌之飾也說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說有曰服妖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少之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時則有龜孽鄭曰龜蟲之生于水而游于春者也屬木說曰水類動故有龜孽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顏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按劉歆于此作鱗蟲之孽說以為于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考之月令春蟲鱗冬蟲介故劉歆改貌傳為鱗蟲之孽聽傳為介蟲之孽則貌當言魚聽當言龜伏生以貌傳龜孽聽傳魚孽蓋兩易之而誤也鄭從而釋之者以注家之體不敢輒易之傳義耳五行說亦皆因而附會以為水類動則有龜孽不知以為水類則正當入聽傳矣服虔以為多雨則龜多出如淳以為龜孽即河魚大上之比皆強說也至聽傳五行說又以為雨以龜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魚去水而死為極陰不知坎為水坎乃陰中有陽正不得為極陰當從劉歆為是時則有雞

旤鄭曰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說曰于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劉歆以此作羊旤說以爲于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班固以爲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幷惟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按羊旤視不明之罰班固說是也

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 鄭曰痾病也病貌說曰貌氣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于上之痾病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韋昭曰下體生上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背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劉歆于此作異病

時則有青眚青祥 鄭曰青木色也眚生于內祥自外來也說曰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紀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

惟金沴木 鄭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一事失則逆人之心

李奇注略同

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于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說曰凡殄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殄之衝氣相通也于易震在東方爲春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离在南方爲夏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氣相傷謂之殄殄猶淩厲不和意也

曰僭恒暘若

傳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按五行傳曰不艾厥咎僭鄭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說曰從順也又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

羨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厥罰恒陽鄭曰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火勝故常暘也說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時則有詩妖鄭曰詩之言志也說曰君之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于歌謡故有詩妖顏師古曰炕陽枯涸之意謂無惠澤于下時則有介蟲之孼鄭曰蝝螽蜩蟬之類生于火而藏于秋者也屬金說曰介蟲孼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按劉歆于此作毛蟲說以爲于天文西方參爲火星故爲毛蟲沈約宋書五行志曰介蟲劉歆以爲毛蟲月令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隋五行志亦依歆作毛蟲是也時則有犬

禍鄭曰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說曰于易兑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早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時則有口舌之痾鄭曰言氣失之病說曰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時則有白眚白祥說曰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說曰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

曰舒恆燠若舒今本作豫釋文羊庶反徐又音舒正義云鄭王本作舒宋世家亦作舒索隱曰下有曰急蓋逸豫之義與舒緩意本相同而舒對晢又與急自相對意味尤長晉書五行志引經處作豫引傳處仍作舒沈約宋書志及隋書志新唐書志皆作舒今從之

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公羊疏王曰舒惰也傳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正義曰舒對照晢故爲遲惰

按五行傳曰不悊厥咎荼鄭曰君視不瞭則荼緩矣說曰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按荼與舒同劉昭引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厥罰常燠鄭曰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恆燠也說曰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時則有草妖鄭曰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于草說曰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顏師古曰失秉謂失所執之權也時則有倮蟲之孽鄭曰蠃蟲之類蟲之生生于火而藏于秋者也說曰溫與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于故而為災也按劉歆以為倮蟲之孽屬

思心不睿此視傳作羽蟲說以爲于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沈約宋書志云月令夏蟲羽宜如歆說隋志亦從歆作羽蟲時則有羊旤鄭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說曰於易剛而包柔爲离离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按劉歆于此作雞旤說以爲孽爲羽蟲旤亦從羽故爲雞班固云雞於易自在巽歆說非是時則有目痾按顏師古不採鄭注司馬彪于此傳遺此一句鄭注遂亡說曰及人則多病目者時則有赤眚赤祥說曰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

曰急恆寒若

鄭曰急促自用也詩正月正義傳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正義曰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已

按五行傳曰不謀厥咎急鄭曰君臣不謀則急矣說曰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厥罰恒寒鄭曰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恒寒也說曰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時則有鼓妖鄭曰鼓聽之應也說曰君嚴猛而蔽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安聞之氣發于音聲故有鼓妖時則有魚孽鄭曰魚蟲之生于水而游于水者也說曰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黿爲孽黿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按劉歆于此作介蟲之孽劉昭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黿蟹之屬也劉歆說是已見貌傳時則有豕旤鄭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說曰于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聽察聽氣毀故有豕旤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時則有耳痾鄭曰聽氣失之病說曰及人則多病耳者時則有黑眚黑祥說曰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惟火

沴水說曰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

曰蒙恒風若蒙宋世家作霧晉書志同五行傳又作雺班固司馬彪又作霿皆古字輾轉相通耳玩正義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尚書亦作蒙

鄭曰蒙見冒亂也王曰蒙瞀蒙也傳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正義曰聖是通達故蒙為瞀蒙所見冒亂

按五行傳曰不聖厥咎雺鄭曰雺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說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顏師古曰區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按說文霿天气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从雨瞀聲莫弄切厥罰恒風鄭曰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内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

者也殖氣失故恒風說曰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時則有

脂夜之妖鄭曰夜讀曰液說曰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液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之象一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按說有三第一說讀夜爲液者是與鄭合顏師古仍作夜解爲脂妖及夜妖誤也脂水夜汙固屬曲說雲風杳冥又類常陰皆非是

時則有華孽鄭曰華當爲夸夸蚓蟲之生于土而遊于土者按華孽劉向說以爲于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此三說皆曲說不足取鄭亦知華孽之非而改讀爲夸以聲相近耳劉歆于此作蠃蟲之孽說以爲螟螣之屬溫而風則生螟螣月令中央土其蟲倮劉歆是也時

則有牛旤鄭曰牛畜之任重者也屬土說曰于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

思心氣毁故有牛旤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時則有心腹之痾鄭曰思心氣失之病說曰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時則有黃眚黃祥說曰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鄭曰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馬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率爲畔逆之象君不通于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按容爲睿之誤故鄭破之又姑存其說惟班固作時則有說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衡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司馬彪仍作惟蓋諸家所據之本各不同耳沈約引班志末三句即以爲班氏語非也

又按蔡傳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休徵咎徵各以類應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

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此說似屬圓通然朱子云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見得如漢儒之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宋儒如林之奇輩皆不信五行傳妄說紛紛俱不足辨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

寧釋文省息井反宋世家作背于義無取音之誤也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馬曰王省惟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三者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是二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

賢隱國家亂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也歲月日皆以喻職事王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兼月日也師衆尹正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在卿士之下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按鄭馬孔以此節爲明皇極之得失卿士師尹其得失皆視王也而蔡傳以爲仍承上文雨暘燠寒風而言王之得失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徵以月師尹之得失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而言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時則有其效休徵所感也歲日月三者雨暘燠寒風失其時則有其害咎徵所致也此說杜撰欠理人之于天相爲感應其職近者應之速其職遠者應之遲人主于天宜呼吸

相通五事偶失即宜譴見于天乃反遲之又久而以歲計卿士師尹職愈卑賤去天愈遠而感應神速反在一月一日之間殊覺顛倒不順假如其說則一月一日中雨暘燠寒並失其時皆可諉爲卿士師尹之責而王竟置之勿問乎且一月中雨暘或有異宜燠寒已難兼致況一日中斷無雨暘燠寒並至之事亦何由而驗其時與不時也蔡意蓋必欲以庶徵一疇內爲無皇極之事故强爲此說不特害理其于文勢亦竟同贅疣如鄭馬孔以王省以下至則以風雨皆

言皇極之徵以歲月日作喻意解說最精當時是同蔡以爲即上文曰時之時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釋文好呼報反

鄭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土十爲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尅東方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宋本禮記二十二卷月令正義周禮十八卷大宗伯疏詩十五卷小雅漸漸之石正義

按箕好風畢好雨馬注與鄭同漢天文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下即繼以書云星有好風是好風好雨從古有此說蔡傳云箕好風畢好雨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閻氏若璩云星占又有東井好風雨之說蔡氏遺漏未舉又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象也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蔡氏作好雨誤春秋傳曰火水妃也妃者合也陰陽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已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火畏水以丁爲壬妃故一與二合丁壬也土畏木以已爲甲妃故三

與十合甲巳也水畏土以癸爲戊妃故五與六合戊癸也金畏火以辛爲丙妃故七與四合丙辛也木畏金以乙爲庚妃故九與八合乙庚也其一與二三與十五與六七與四九與八相合之義則昭十七年春秋傳曰水火之牡也劉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一三五七九地數二

四六八十一二三四五得五皆爲六七八九十此之謂相得而丁壬等之各爲牡妃其中具有相合之義此天地五行之合也鄭注意本此上文既言皇極不可以易此又言民之好尚不齊如星之各有所好故君當執中以爲民極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闇合于黃道也宋本禮記正義二十四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傳略同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行有常度喻人君政

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

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黄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按以日月之行有常度喻政之有常法而不妄徇民欲能建極者如此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傳曰月經於箕則多風

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其文見於經
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引春秋緯孔亦用
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鄭以爲從
妻所好顧氏亦同言從星者不應從而從以致
此風雨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
按以月之從星而致風雨喻政之失其常而苟
以悅人不能建極者如此蓋聖人爲治裁天下
之不中以歸于中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毋咈
百姓以從巳之欲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毋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也二者並行不悖故以日月有常喻極之建月行從星喻極之不建其意至深切矣林氏之奇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即漢書天文志所謂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而東西故也爲政似此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至蔡傳矪立别解以爲凡民寒欲衣飢欲食鰥寡孤獨欲得其所此王政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

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此說之謬不可勝言飢寒鰥寡孤獨王者視之方如痌瘝在身豈獨卿士師尹之責蔡誤執此節日月即上文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故爲此說且養民之欲乃王政也安有所謂徇民之嫌而云非所以狥民乎況如其說則月之從星乃爲常行而非失道矣皆謬也

又按五行傳曰王極不建厥咎眊鄭曰眊與思心之咎同耳故于駿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說曰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眊悖故其咎眊也按眊漢志直作眊服虔注云眊音老耄蕭子顯南齊

書志云皇極不建其咎在霿亂失聽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霿此說與鄭合

厥罰恒陰

鄭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恒陰也說曰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于山而彌于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按南齊書志云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于下而運于上雲者起于山而彌于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强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此與漢志說小異

時則有射妖

鄭曰射皇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射其象者也說曰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按鄭以注備矣說非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

鄭曰龍蟲之生于淵行于無形游于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說曰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按鄭注是

龍陽也說反以爲陰非是時則有馬禍鄭曰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說曰于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鄭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說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于不中之人恒者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省于身體也按劉歆此傳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是也而遂改爲下體生上之痾則又與貌傳犯複矣故鄭注從夏侯勝改爲代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曰亂謂薄食鬬竝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食言診天天至尊無能診之者說曰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診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診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即

日月亂行之一也然則此經自王省惟歲以下一節爲言皇極之得失明矣

又按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禦貌于喬忿禦言于訖衆禦視于忽似禦聽于怵攸禦思心于有尤禦王極于宗始鄭注曰止貌之失在于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訖止也言之失者在于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止視之失者在于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于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怵讀爲獸不狘之狘攸讀

爲風雨所漂飄之飄止聽之失者在于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純純聽我眊眊之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于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于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治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今考五事及王極之沴爲六沴六沴

之來有禦之之法又有祀之之禮禦之之法即
禦貌于喬忿云云者是劉昭引續漢書建武二
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
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
既侵六極其下尹敏所引皆五行傳文蓋王者
遇災而懼修德以禳則災化爲祥也祀之之禮
則六沴皆有神靈司之若木精靈威仰火精赤
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爲
五天帝木帝太皥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
皥水帝顓頊爲五人帝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

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爲五人臣皆當祀之但六沴之祀其禮荒遠廢已久矣今略不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民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詩十七之三卷既醉正義王曰好德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傳曰壽百十年富財豐備康寧無疾病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短長之命以

自絡不橫夭

按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王肅專指君身而言非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釋文折時設反又之舌反會選云時設反則音如喉舌之舌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此禮短折陸但音市設反則陸意以前音爲正矣

鄭曰此福極之數本諸其尤者也凶短折皆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史記集解周禮地官司關疏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

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此福極之數本諸其尤者也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馬曰凶終也傳曰凶短折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二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于財惡醜陋弱尩劣正義曰鄭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而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按力行傳曰思之不睿厥極凶短折視之不明

厥極疾言之不從厥極憂聽之不聰厥極貧貌之不恭厥極惡王極不建厥極弱鄭曰沮氣失故于人爲凶短折長氣失故于人爲疾殺氣失故于人爲憂識氣失故于人爲貧生氣失故于人爲惡天爲剛德剛氣失故于人爲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死位高而死民賢人在下位而死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說曰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順之其福曰考終命與風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順之其福曰壽早傷百穀則有惡人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順之其福曰康寧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順之其福曰富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此諸說以庶徵能致六極而分配之不知六極當就五事皇極立義不必貼合庶徵今若以風能傷

物而致凶短折則雨暘燠寒皆能以傷物也以燠能致疾則風雨暘寒皆能致疾也以水旱與寒皆爲傷百穀而致憂貧致惡則三者彼此皆可以互易其説而致分之實無可分安在其爲恒暘爲憂恒寒爲貧恒雨爲惡乎皆妄也惟鄭注其義獨精蓋五事配五行而五行之氣分行于四時其德各有所主土寄王四季以殖養萬物而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五氣每一氣失則六極應之特以其理之相屬氣之相合者約略而言至于此五事之在人身則聖人踐形復性務盡其實非必沾沾配合謂欲免于凶短折然後修其思云云也宋元以來俗儒泥于名義謂短折未見其必當專屬心不睿云云是遂以福極爲泛指善惡之應不與五行五事相關以浮游影響之談亂經傳之旨而古訓蕩然矣至以弱爲皇極之不建之罰鄭注以皇極屬天天氣失則弱尤爲精確五行説亦是故鄭取之而俗儒以恒陰爲添設遂令皇極與庶徵福極之俱不相關皆妄也考説以六極對五福而其數多寡不敵弱遂無對者蓋以皇極原該五事皇極建則

五福並致皇極不逃正當得一弱而其餘五極亦無不相因而致矣福少極多一詳一略猶易之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也宋初張景因弱無可對遂改爲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反二福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一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反一福而林之奇等從之總以皇極爲無與於庶徵福極耳不知在天則以五帝統于上帝在地則以五行統于天古訓相傳遠有原本經宋人掃除撥棄不論何物混以一理一氣槩之反以六天爲鄭康成之罪案何其妄也弱之應皇極也明矣

又按洪範一篇以五行爲本故伏生作大傳又別述鴻範五行傳夏侯始昌等受之而爲之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皆推災異傳以洪範向子歆治左氏傳亦言災異而其

所受五行傳本又頗不同睢孟京房谷永李尋之徒又益以漢事于是班固采取爲五行志自是以下續漢晋宋南齊北魏隋唐諸史皆本其說作志然班固敘述五行傳原流獨不及伏生蓋古者有經必有傳傳有附經以行者有與經別行者五行傳疑皆七十子之緒論而伏生特述之以授弟子故大傳本有鴻範而五行傳又自爲標目不以雜入其中其非伏生自言明矣故班氏略之但其傳授實出伏生故宋書志云九疇陳其義于前春秋列其效于後伏生刱紀

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晉書志亦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處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隋志亦云書以九疇論休咎漢有伏生之倫能言災異是傳之出伏生可無疑也且班固明言五行說出夏侯始昌等而夏侯乃伏生弟子則傳出伏生可知但班固所引有傳有說而或以劉歆之說及已說參錯入于說中是以諸志采取每多舛誤如南齊書隋書皆誤以說爲傳宋書誤以說爲班固之言魏書稱說爲論而亦誤以傳爲論

又誤以爲劉歆及班固之言又南齊書所采五行一節之說多有添改但詞語雖有添改而意義全同殊覺無謂又于五行則獨不采土傳于五事則貌傳最詳言思傳差略視聽傳最略皆不可解隋書所添改其弊與南齊書同又魏書以災異爲一卷瑞應爲一卷總名靈徵志不名五行志其述災異以地震山崩雨雹雪霜等各分條目以類相從而不以五行五事爲序蓋别立體例非復前史舊觀要之諸史大略則皆伏生說也大傳今已殘缺幸五行傳并鄭注猶完

惟土傳今並綴附諸節之下合而考之天人感
注亡
應之理備矣。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